

对于后来享受历史幸运和巨大民族灾难补偿的人们来说，
本书无疑是一本值得知晓的编年性史诗。

书内全部情节，都在围绕、解密一个像

伸出两支胳膊的“申”字形符号谜底所

局限的非宿命道路而展开。作者并进

将其理解为——一首律诗的完美格律、

一支奏鸣曲的特殊曲式、一次哲学意义

的上升螺旋、一场史论式的缜密回顾。

迷 乱的诗情 4

淮水悲欢奏鸣曲

谜

孙路静 著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对于后来享受历史幸运和巨大民族灾难补偿的人们来说，
本书无疑是一本值得知晓的编年性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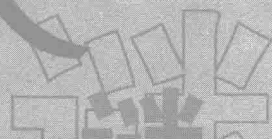
迷

乱的诗情

4

淮水悲欢奏鸣曲

1247
4214



孙路静 著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第四部

凹难平

诗律——合

奏鸣曲式——尾声：电激雷崩双旋律搏杀之后，转无尽慢板

来，吾导夫先路。

第一〇九回 男呻女吟四望静 关关再逢矜白鸥 有教有类传授解 学员主持上管改

高逢廉大光其火——为江淮大学新学员录取通知书提前发放几天、没告知自己一事。他在电话里强令全谦和窦莘立即到市委来。见了二人便训斥道：“你们咋一点政治头脑也没有！唉？凡是稍微头顶敏感点的人，读了《人民日报》评论，能不过过脑子想想了？那个录取通知书的下发，不但会缓一缓，而且会缓一缓！你们倒好，急赶着要生露头的孩子一样！十一个月了是不是？这不是和中央最新精神背道而驰吗？唉！全部作废了它，一个个地重新审查！是谁具体办的谁要承担责任！简直是肉头废料，鸭蛋上空长俩耳头儿！”

窦莘听他把话说得如此粗俗，不由脸生红晕直到脖子底下，没吱声儿。全谦然知此事处理可大可小，虽然被骂也不能龇牙，快然而道：“书记，我们也是好心办坏事，欲速则不达嘛。”“这不是啥达不达的问题。说抻开了，是严肃的政治方向问题！事先为啥不给我讲？我要知道了，能让你这样昏头日脑地瞎干吗？江淮大是本市最有影响力的学校，这回你们给我捅了多大的娄子？是你全谦负责招生工作的吧？你回去要好好检讨，深刻反省。我要向市委汇报，将对你们视情处理。回转去吧！唉！你们俩，真不叫我省一点子心！”

窦、全二人还没回来，被书记训斥的消息瞬间便传遍了全校，许多敌对者在看他们的笑话。全谦越想越憋气恼羞，干脆躺倒啥也不干了，把学校的工作全都推给了窦莘。正是老生分配、新生进校的节骨眼儿上，窦莘在所不辞地忙活了起来。虽然目前内外交困，她却胆识魄力过人，没了全谦掣肘，更能显出自己的本领，施展拳脚，连踢带打，要把学校的局面打开。却道为何？她是觑乎着本校革委会一把手至今还虚着位呢！全谦虽是市委委的副主任，却没有兼任本校的主任，自己要努力去争取。

当下，她首先给了校招生办负责人之一的肇昭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打发他回了中文系。又让萧万秣临时负责了招生办的善后事宜；随后，又把传达十大精神、开学典礼、新生入学教育、三会的设置（上管改委员会、团委会、学生会）、教材编印、课程安排、学报出版、伙食问题，等等等等都考虑到了，确实把她折腾得够受，却享受到了权势的美妙之处——看到十个系的负责人在自己的指挥下，请计问策，忙进忙出，窦莘的心儿几乎陶醉了。只看她一个人在呼么喝六，其他八九个排位在她下面的副主任自然有意见，反映到了高逢廉那里。高逢廉寻思着也是个问题，提议市委通过窦莘临时负责学校全面工作的决议，便邀着白文新到了江淮大，宣布了市委的决定。那几个副主任眼看着姓窦的不久将入主学校，也暂敛气焰，不再跟她直扳较劲了。窦莘越发脾睨一切、颐指气使起来。

新学员入学报到那天一早,关关和龙虎二人在校门口草坪里坐着。他们是提前一天到达学校,先报完了到,各自系里吩咐他们到门口帮助接待新生。那天在公社拿到录取通知书后,龙虎二人一秒钟也不想再在关庙乡下耽搁了,紧催着关关快快出走。关关分在外语系,大概是招生者在他的档案里,见到了高中时候的英语成绩都是全优吧。凌云龙分在中文系,申家虎分在生物系。此时,关关拿着本系的新生名单翻着,外语系招了一个英语班,只有20人,半天也没见人来报到。来接待的人多了起来,新生们开始涌入大门。

龙虎二人早忘了自己的“任务”,眼睛首先瞟上了一个背捐包裹,身着半旧鱼白衬衫的新来女生,评论起来:“快看!奈匝女厄凡丝嗒勿啦(那个女的面孔好不好?)”申家虎赞道。“歪(还)好,就是身材老一般的嘛。是匝乡屋(下)人,最高能打95分!”凌云龙说。那女生却径向关关走了过来,轻声问道:“我是中文系新来的学员曹月。请问,中文系朝哪走呀?”关关看看她,笑说:“我也是才来学校。云龙,你们系的人报过来了。”凌云龙也不看她,说:“朝北走第四排宿舍,食堂不远的地方就是。”曹月又注意地瞅了瞅关关,道谢了朝北而去。龙虎乐此不疲地继续着他们的品评,关关不屑于和他们胡说八道,自己坐在草坪里,专心看起来。那是本才从学校门口新华书店里买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郭沫若所著,刚出版不久,文革中,此类书籍的出版可谓凤毛麟角。

“快看!格匝女厄来塞哇?长相、衣架子,莫讲的来!”凌云龙看得眼睛都发直了。申家虎却道:“勿来塞(不好),勿来塞!眉头间带点凶相,武装带(乳罩)里厢老鼓。至多把伊(给她)96分。”那女生蛋青衬衫黑裤子,显得很干练,用眼光四下一扫,看见申家虎手中拿着名单,以为他是学校的某位工作人员,便直捷走来,问道:“老师你好!我是生物系新来的,叫黄华菁,请问生物系在哪报到?”凌云龙笑道:“他是个狗屁的老师!他也是生物系的新学员。还不接了行李送人家去?”申家虎老不情愿地接过那女生的灰色大塑料提包,向西北方的平房走去。凌云龙正要叫关关来顶替申家虎的评论员席呢,转眼申家虎却回来了,便问:“回来了?依嘎快?”“伊勿要吾送,讲自噶找厄到(说自己找得到)。”关关听见了,说:“是依懒惰,心中勿高兴,面孔老难看,人家看出来伐?”申家虎说:“根本勿是厄!”

又一个摇曳着极其柔纤腰肢的女生,步态轻盈地挽着另一个矮胖些的女生,款款而来,两人的反差判然在望。有人过去迎接,问:“二位新同学是哪个系的?”纤腰女生笑答:“我们都是中文系的。我叫林珂桥。”矮胖些的女生说:“我叫蒲余焯。”凌云龙直眼望去,看那个叫林珂桥的女孩子生得十分独特,脸蛋俊俏的可以用得上“精致”两个字来形容(难为他那点儿文化水平,也想得出这样的“高级”字眼!),面色却是极其细腻,略微泛些灰黑出来。他对申家虎说:“伊一看就是阿拉上海人。格一匝(这一个)能打99.9分了吧?”申家虎说:“黑厄像匝非洲人厄样子,勿好看!勿好看!98分蛮到顶啦。”凌云龙说:“黑牡丹还是花中皇后来!”才要自告奋勇上前带路呢,已经有人抢先领走了她们,

凌云龙懊恼不已。

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了大门，嘎然而停了下来。门开处，几个当兵的跳下车子。其中有一个女兵，模样儿十分的窈窕，引起了龙虎的极大兴趣，一齐向她投来热切的目光。申家虎说：“格百马（姑娘）老苗条。呀！云龙，格匪（这个）女兵像勿像阿拉厄劳莺？”凌云龙眯眼定睛看了，失声说：“真厄是伊嗨！伊啥辰光当兵去啦？”申家虎说：“老神气活现的嘛。阿拉把伊叫过来吧！”两人齐声唤道：“小劳！”“劳莺！”一身戎装的劳莺在人群里显得分外英武而扎眼，循声望过来，惊喜的莺声清亮：“呀！是小虎和小龙啊！”边叫着边跑了过来。

“你们怎么也到江淮大这里的？”劳莺用仿佛标定了的普通话问。“阿拉也考上大学来啦！”“依在啥系？”“我在历史系，你们呢？”龙虎俱实相告。劳莺拉着他俩的手轻快地蹦跳着，粉红色的小脸上兴奋难抑。凌云龙问：“依与隋凤一走特便莫音信啦，阿拉还以为依回上海了。”劳莺歉意道：“对不起了。我们俩当兵后，分在了一个保密单位，不让随便通信的。”申家虎问：“隋凤呢？”“她也考上了本校，在哲学系，上层建筑。和她说好了十点到的，‘怎么还没来？’说着看看自己肥胖雪白手腕上的小小金色坤表，凌云龙把自己的手背到后面去了，他还没有手表，心中万分惭然，潜意识地动作了一下。申家虎突然想起来，说：“吾还莫把依介绍，格里有吾厄朋友，也是上海老乡。关关，依快过来，格就是阿拉与依老早讲过厄劳莺！”

关关方从书本上移过来目光，连忙站起来微笑着和劳莺握了握手。“哟！好大的个子。你好，我是劳莺。”关关笑说：“我叫关关。”劳莺笑道：“你这名字挺有意思啊，用上海话念出来，跟普通话的‘乖乖’听起来差不多了，再也忘不了的。”凌云龙说：“那是自然，关关是个最乖的大男孩子。”三人笑逐颜开。关关笑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说：“小龙你别胡说了。”申家虎说：“小劳，依作啥勿讲阿拉上海爱屋（话）呀？”劳莺说：“到了部队搞话务工作，不许说方言，也没有上海兵，所以三年下来，真的不怎么会说了。”劳莺说着话，那眼睛一刻也没离开关关。她已经被关关的气质迷惑了。

关关笑道：“我听小凌、小申说，你们原来插队在一起，还出了不少好笑事情哪？”劳莺立即猜到龙虎二人两张臭嘴，一定把当时的什么都说了，不觉脸色窘红，愣了愣才转回神儿来，说：“那时的事儿，还提它干吗？”凌云龙看她不高兴，知道她怕忆及那段“伤心事”，急要叉开，两个小当兵的过来，站定敬礼，道：“报告股长，历史系同志要接你前去宿舍。”劳莺依依看看关关，又对龙虎说：“那，我先走了。小龙小虎，带着关关，到我这儿来白相白相（玩玩儿），啊？”龙虎答应。关关也对她招招手，又半躺下看书。

凌云龙说：“看人家劳莺，走了才四年，现在都当上股长啦。”申家虎说：“伊笃定是带了工资上学的，阿拉好敲伊竹杠来。”凌云龙心里叹道：“当时为啥莫做特（没办）伊？现在越来越好看啦，口气老笃（好大）！”申家虎说：“阿拉小劳是到现在为止最来塞（好看）的一匪了。”凌云龙默认。校门口进来的人越来越

多,虽说是男多女少,龙虎也快评论不过来了,只能拣重点的进行。凌云龙盯上了才进来的一个穿着红黑白竖条格上衣的高挑女生,说:“看,门口那边过来厄,一走三摇,辫子老长。老像李铁梅来,伊是啥地方厄?”申家虎也看愣了,说:“看看伊找啥人问事体伐。”

那女的走近来,微笑着问一个接人的人:“艺术系的在哪里报到?”便有人应声道:“我是艺术系的”“能帮我查查艺术系的言云东在几班吗?”“你是?”“就是我本人。”那接待的人仿佛自矮三分,忙帮她提过小皮包,乐不颠颠地向东边的艺术系走去。凌云龙说:“怪勿得!原来是艺术系的,真是嗲来西(太漂亮)来!”申家虎说:“蛮可以打一百分了吧?”凌云龙却甩着腮帮子,说:“鞞鞞鞞(eng音),奈(哪)有百分之百的女人?除非……”

话没说完,他惊叫了起来:“依看看对面,乃匝女厄是勿是孤山厄?”申家虎说:“没的讲来,正是伊!嘎漂亮!至少能打99.99分,真正的美女!”“伊叫啥名字来?”凌云龙想想,说:“叫晋…啥华!”“伊作啥?也是学员?”“老像来。孤山还有几匝老漂亮的。”凌云龙看了她旁边还站着的一个高奘女生,说:“那老胖的女的,老像是洋人来?”申家虎摇头,说:“勿是勿是,伊是孤山那匝最洋气的女的。伊作啥嘎肥特来?原来蛮可以打99分以上厄。”

正说着,但见大门外一辆大车走到跟前,红马青骠喷着响鼻,站在门外,门卫不让大车进去。原来是于立他们没有赶上末班汽车,单风禄直截赶大车来了市里,把常鲤波送回她爷爷家,又在于立家暂住了一夜,早上再拉过来的。众人把简单行李卸下来,单风禄只好和众人说了几句告别话,拨转头赶车回了孤山。

申家虎说:“嘎新鲜!阿(还)有坐大车来上大学的!”凌云龙却惊惶地说:“勿嗲来!吓杀吾啦,又是孤山厄奈匝赤佬来啦。前几天奈匝小阿妹亦在!”申家虎亦吓傻了,说:“阿拉还是躲一躲为好啦。”凌云龙倒镇定下来:“怕伊啥?阿拉是三匝人。关关,快来看,这匝来厄才是吾把依早讲厄,全大地公社最好看女厄!”关关万分厌恶地说:“你们真是无聊透顶!别烦我了,啊?”申家虎却拉了他一把,说:“勿骗依,依起来看看就晓得来。保证能把伊一百分还多。伊笃定是校花啦!”关关连站也不站起来,说:“现在谁还讲啥么子校花?看依匝两人饿狼似厄,胡顾滥盼地瞎讲了些啥么子?现在勿是在关庙乡下啦,举止讲话要像匝大物(学)生嘛!”龙虎二人顾不得和他争论了,齐齐怯怯地看着那几个人走过来。

晋寅华和常鲤波上前接着于立他们,高兴地寒喧谈笑了一阵,又说:“于立和风举,你们先到生物系报到,我带着波波和鸥鸥到她们系报到去。中午到我那里吃饭。数理系女生宿舍在食堂的东边,一问72级二班的就是。”于立和单风举跟着生物系的人去了。晋寅华三个从龙虎的面前走过,那两人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关关觉得躺地时间太久了,才站了起来,不经意间,他朝几个即将走过去的女学员看了看,惊心动魄而清晰地看见了那个使他魂牵梦绕了

整七年的女手风琴手！那真的是她吗？关关擦了擦眼睛，再看了看她，正好她也注意地瞅了瞅自己。这次终于看清楚了，就是她！那个即使在万千人中亦倏然不群的女手风琴手！七年前的印象是那样的强烈而鲜明，他痴痴呆呆地向她行着注目礼，眼睁睁地看她又从面前走了过去，那被她搅动的空气中，似乎还留下了一缕如兰之馨！

关关觉得自己又找回了七年前的那种感觉，觉到自己身上青春的血液像是要沸腾起来！凌云龙注意到了关关神情上的变化，就看他尖尖下巴的光洁脸上，突然浸泛出来少女般的红晕，连他也要迷恋了。申家虎笑道：“关关，看到了吧？吾把依讲了多少次，依就是勿信。早到孤山去看看，早就认识了伊。依就是勿愿去。现在相信了吧？”凌云龙说：“伊老是讲啥‘四非’的嘛。”申家虎确实怂恿过关关到孤山大队知青点去作客，关关根本没动那份儿心思，所以孤山和关庙仅隔着一条溇河，关关却与那边的知青失之交臂！何况于立和关关还是相识的？每次申家虎提出去孤山白厢白厢（玩玩），关关总是劝道：“人家孔老夫子讲厄道理，非礼勿讲、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阿拉又勿是小瘪三，勿要专门去看伊拉女生的！”

现刻，凌云龙说：“怪勿得关关勿好色，原来是莫有看上厄。现在动心了，忍勿住性了吧？依听到吾讲艾屋（话）了么？关关！”关关正痴迷地望着那几个远行人的背影儿，被他的这声吆喝震了回来，忙问：“她是哪个系的？”凌云龙笑到：“那有三匝女厄来，依问的是啥人？”“左边的那一个。”申家虎说：“没听伊拉讲伐？要到中文系和艺术系去。”凌云龙说：“伊笃定是艺术系的。”关关神往地嘟囔着：“好多年了，终于又看到伊啦！”凌云龙冷嘲道：“关关轻易勿动情，一朝动了情，就勿顾死活。伊好像有男朋友啦！”申家虎说：“依是讲那匝跟着伊厄男厄？”凌云龙说：“我听他们叫他于立。”“勿可能！勿可能！伊（他）绝对配勿上伊（她）。”申家虎坚决否定。此时关关已经听不到他们的议论了，不由自主地跟在了三人的后面，龙虎二人陪同而去。直到龙虎偷听来了前面人讲的只言片语，关关才总算搞清爽了，这位女生名叫白鸥，是中文系73级的新学员！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于立五个人齐集饭堂。晋寅华和白鸥打来饭菜，却只有豆腐熬白菜加粳米饭。晋寅华笑道：“今天学校组织学员外出参观，老生都出去了，食堂里的菜也马虎了，平时还好点，炒肉片之类的还有。你们只好将就吃啦。”单风举说：“这就很好啦！咱们孤山哪能见天吃到豆腐？更不要说米饭了。”晋寅华说：“那倒也是。农村到底是农村。好啦！咱们几个，加上风举，终于又在江淮大会师了！”众人欢声而笑。单风举却面带忧郁，问：“发给了我们每人12块5毛钱的饭菜票，说是一个月的。够吃吗？”晋寅华说：“那里头32斤饭票就占了6块5，只有6块钱是菜票，平均每天两毛钱。女生倒是蛮够了，有些农村来的，每学期还能掏出件衣裳钱来。男生可就够呛了，菜里再没有多少油水，粮食也不够吃，就更不够了。我们老是把饭票给了班里的男生。”

白鸥问：“咱们全校有多少学生？”“今年全国扩大招生到了15万，咱们学校新生比去年多了一百多，三届合起来，有千十人吧。”于立问：“都在一个食堂里吃饭呀？”“可不嘛！本来排队就挤，再增加了新学员，更热闹啦。哎？风举，你愣啥？吃菜呀！偷偷在想爱莲哪？”那四人哄笑了一声。单风举正在盘算自己怎么安排这一个月的伙食呢，总不能再要家里贴补了吧？见她招呼，忙把碗里的米饭扒拉进嘴里，说：“能天天吃上大米，就算是享福啦。”晋寅华笑道：“糙米糙的齁嗓子。哪天到我家里去，咱们做一锅天津小站米的干饭，那才真的甘甜软润糯性。”白鸥笑说：“你们看看，寅华见了风举，都不知道该怎么甜和了。”晋寅华说：“宋爱莲的对象嘛，我要怠慢了，她能饶了我？几年乡下，人家李奶奶、风举、米儿对咱们咋样？大家都是心知肚清嘛。”

常鲤波说：“风举，你仔细看看，每人只有15斤米的饭票，其他的是面食票。”晋寅华看单风举停了筷子，忙问：“你咋不吃了？知道你们男的都是队里的壮劳力，我特意给你和于立买了双份儿的饭菜。”于立笑道：“风举，恁跟寅华还用客气？就当劫富济贫了。”晋寅华正经了起来：“我不比你们，是带着工资上学的。一个月怎么也有30来块的进项。你们谁要是没了钱，只管到我这儿来拿吧。”白鸥嘲笑道：“我怎么看你整是个女黔敖哇！”晋寅华醒悟过来，轻打了一下白鸥，说：“不包括你！我这绝不是嗟来之食。风举，有难处只管说。”单风举笑道：“我一个乡巴佬，一下子蹦到了高等学府，今后还望寅华妹子多指点。”常鲤波笑说：“本来我爷爷要把大家都请到家里去吃饭。我说既然寅华先说了，晚上再来我们家吧。”吃完了饭，一行来在晋寅华的寝室里。屋里没人。晋寅华说：“都走了，正好咱们说话。”

白鸥说：“你们是两年制的，这样说来，明年就毕业了？”晋寅华说：“可不嘛！太短了。”常鲤波问：“你们的课程是咋设置的？”晋寅华说：“招生时的规定是，政治课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业务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军事体育课以备战为主要内容。不论文理工，都要参加生产劳动。这一年多，生产劳动加实习占了一多半，啥也只学了个半不拉拉，不如你们能多学一年的东西。我们还是春天毕业。”单风举问：“要考试吗？”“考是要考，一点也不认真，又不记档案。过几天，我们又要开门办学出去一个来月。”常鲤波问：“到哪儿去？”“我们数理系的开门办学基地都是联系南京、镇江、上海一条线的工厂里，去推行华罗庚的优选法。”“啥叫优选法？”单风举对什么都好奇。趁着晋寅华给他解释什么，“…黄金分割…0.618…”，于立看到了桌子上的一叠校改清样，上面划了许多红黑的道道儿，其中一篇是署名晋寅华的，题目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来剖析3K背景辐射的伪科学真面目——兼评宇宙大爆炸中的杜林式唯心主义观点》，感到挺唬人的，便读了起来：

《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刊载的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宇宙大爆炸学术观点的文章，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剖析了该学说宣扬新创世论的极端虚伪本质，立意非常深刻，读来深受启发。我觉得有必要再进一步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宣扬这

一学说的现实反动意图……

……所谓3K背景辐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它不过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痛斥过的庸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陈词滥调在现代意义上的借尸还魂而已!

请看:杜林的命题: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界限的——证明:假如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那么永恒就终止于一个确定的瞬间……因此,无限的、已经流逝的世界序列是不可能的,可见世界的开端是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引到这里就足够了!而大爆炸学说同样告诉我们,现存的宇宙是在约1百亿年前的一次自我解体中突然间产生出来的!这和杜林的胡说八道何其相似乃尔!……所谓3K背景微波辐射,是一个精心捏造的骗局和悖论……它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境……

按照大爆炸理论,既然宇宙是按照热力学原理逐渐冷却的,那么经过150亿年(天知道是怎么杜撰出来的?),从原来的万万万亿℃,冷却到现在的零下270℃左右,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测,再经过若干亿万年,岂不是要趋进、乃至达到绝对温度的273.15℃了吗?(西方有的唯心主义物理学家甚至开始发现-K,即“负能量”了)于是,能量永远流失了,“熵”统治了宇宙,宇宙整个归于冷漠、死寂,再不可能逆转,不仅没了原子圆周运动,也没了人类未来、反抗旧世界的激情、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所以,什么反抗压迫,反对剥削、解放全人类……统统都是不必要的,纯粹是白费力气,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热昏了的胡话”——这,就是“宇宙大爆炸学说”最终对我们的说教!……至于通过该理论引伸出来的、建立在引斥力基础上的“开宇宙”(10的100次方年后“熵”出现,达到真正的虚无状态)、“闭宇宙”(5的12次×2年,宇宙“大爆缩”——典型的重复循环论)的概念更为荒唐无稽……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指出,宇宙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方向上平坦均衡,在质量上同性一致。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背景辐射这样不值一驳的破烂玩意儿居然还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此可见,所谓诺贝尔奖不过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崇尚科学的遮羞布而已。西方科学界已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科学重新成了神学的婢女!……从而再次引出人生是否有意义的哲学大辩论……

所以所谓“宇宙大爆炸”理论、黑洞理论和杜林的学说一样,万变不离其宗。全是麻醉人民的罪恶鸦片……到头来都是一堆“和谐的胡说。”相信了它,就等于拱手向资产阶级投降;相信了它,就会解除国际无产阶级的斗志。但是,国内以刘少奇和林彪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及其国际学术投降主义的孝子贤孙们,却对大爆炸谬论崇拜得五体投地,一头拜倒在……让“大爆炸”谬论见鬼去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绝不相信一切歪理邪说和奇谈怪论……。

晋寅华问:“于立,你咋不说话了?在看啥哪?”于立说:“我在欣赏你的大

作!”晋寅华笑道:“我那都是胡言乱语。受人所托,海涂瞎抹。”于立说:“我勉强能看懂一点。”白鸥笑说:“什么高深的学问?给我也看看?”于立给了她,白鸥翻了翻,说:“哟,这么说寅华还是学报的编委呐。”晋寅华说:“不是说学员管大学吗?我们系把我卖出去了。”常鲤波也凑过来看了,笑说:“真看不出来,寅华你又研究起天文学和高能物理来啦?”白鸥略微看了看,说:“这可是爱因斯坦统领的学域。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的工农兵学员就是胆儿大,断想多,连他这样的国际顶极学术权威也不放眼里。我没接触过相对论,实在看不懂。”

晋寅华被她明刺暗讽得脸色都晦暗了,不禁嘟起嘴来,说:“我连大爆炸理论是啥也不明白,更别提啥相对论了。我们系革委的忻慰主任非叫我写。我说我不知道人家说的是啥,如何下手?他说我给你拉一个纲,照着写。工农兵学员就是要跟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对着干,反他的国际潮流!一定要体现出高水平来!”于立嘲弄道:“你的文笔确实很犀利嘛!罗列了不少生僻的名词,角度倒还新颖,站在哲学的地上,看天上的客体。就是口号式的语言多了点儿,论据也不多。”晋寅华说:“我写是写出了,都是他改的,这不,都改了七八稿了,还要改,说要让工农兵都能看得懂,发动大众批判‘创世论’在新形势下的借尸还魂。害得我好几个星期天也回不了家。”单风举也看了看,说:“我更是麦垛里头点火——早焖(闷)了。”

白鸥又翻了翻《学报》,指着一篇文章,说:“于立,这还有一篇是萧万柁老师写的文章呢。”于立拿来一看,是萧万柁的一篇论文《从鲁迅的著名论断,看〈水浒〉的投降主义反动实质!》,略微看了看,说:“萧老师还是研究《水浒》的专家哩。”晋寅华问:“他文章写得咋样?”白鸥笑说:“我的老师我不敢妄加评论。”白鸥看到校对稿的最后,还有一篇署名生物系常雨翔、黎军阳的文章《欢呼三系法杂交水稻的诞生,走毛主席七·二一①光辉指示的道路!》,说:“波波,这篇是你爷爷写的文章。”常鲤波说:“还有我军阳哥。”

单风举听说是黎军阳写的文章,便要过来看了看,不会儿,惊慌失措地说:“我咋一点也看不懂?啥叫基因、遗传、概率?三系法、两系法?还有孟德尔?一堆地图样的表,这还有啥符号?”他指着文中的P值、 Σ 等等。晋寅华说:“这是高等数学符号,是一般统计学里用的。其他的专业名词,我也看不甚懂。”单风举惶惑了,说:“我连初中数学都没搞忒清楚,高等数学不更难了?”于立说:“少睡点觉,抓紧学呗。”单风举心中犹然颤栗不止。于立认真地看了看那篇文章,对三系法和二系法制杂种稻有了初步的了解。

常鲤波问:“华华,实习回来不久就要毕业了,有啥想法嘛?”晋寅华吱唔道:“有啥想法?就是有,又能实现得了吗?”白鸥听她语焉不详,追问:“有想法不等于实现嘛!”晋寅华说:“我不想回公安处了,最好能留校,脱离那个环境。”白鸥说:“所以这篇有分量的论文,更要好好地改呀!”晋寅华笑道:“鬼丫头,啥都瞒不住你!”于立说:“问个不该问的问题,行吗?”晋寅华说:“咱们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有啥不能问的?”“去年我见了回张愉,和他说了说你们的事情,

也不知道现在你们的误会解除了没有？”

晋寅华半合上了眼，轻叹一声，说：“我被他误会得很深很深，我都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跟他解释清楚了。所以，我是尽量不想这事，也尽量少回家。”单风举说：“我们接到了你托你爸爸捎来的东西，米儿说，那件毛衣她舍不得穿，保存得好好的。”晋寅华笑说：“那么个漂亮的丫头，干啥不打扮打扮？她要好好打扮了，估计也就白鸥还跟她能有一拼。”白鸥笑说：“你把我朝水坑里推哪？谁也比不过你是真的。”常鲤波笑起来，说：“瞧吧，‘无耻’的相互吹捧！”她们三人闹在了一堆去。

单风举说：“真是想不到，张愉和你晋寅华还能吵架红了脸？农村快两年，没见过你们拌过一次嘴嘛！”晋寅华说：“我也很清楚是怎档子事儿，人家不听我的解释，我有啥法？”白鸥说：“先拖着呗，总有能说清楚的时候。我也看了，你俩是棒打鸳鸯暂时分，早晚吃了一桌饭。”常鲤波笑道：“我信小鸥儿说的话。过几天你再找张愉聊聊。”白鸥说：“没问题，说不定几天后，两人就互赔不是了呢。”

晋寅华面红耳赤起来，赶快转移话题，说：“对了，于立，前几天才宣布的，原来你们G派的那个窦苹现在全面主持大学的工作了。我们71、72级的两届明年一起毕业，所以许多与学生有关的委员会，都要改选。我见我们翁书记那里有几个学生委员会的预选名单，里面还有你于立的名字，好像是推荐担任校学生会的主席。”于立心里吃了一惊，窦苹又要把我推出来了！便说：“我可是长了教训的，下定了决心，再不出头露面啦。请他们另外找人吧。我闷头念三年书得了。”白鸥说：“能这样当然最好了。”又说了会儿话。

又到了常鲤波家，晚饭吃的是鸡蛋面条。于立和常雨翔本来就相识，把单风举介绍了。单风举那次送李焱来过常家，常雨翔对他也有些印象。单风举向他请教了学习方面的事宜，说了自己看到他那篇文章的想法。常雨翔听说他是个67年的大队民办学校初中毕业生，沉吟道：“小单哪，恐怕在这三年里头，你得比别人更辛苦、更努力了。先把数理化基础打好了，还要学外语。大学生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这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之一。要说的话，恐怕你会学得稀里糊涂。”黎军阳笑道：“我们常老师精通英法俄三国外语呢。”常雨翔说：“这有什么？医学院的申勤教授会五国语言。”单风举谨记在心，感到脑腔子里空空落落的。于立心说，还是白鸥有远见，在农村五年也没有放弃对英语的学习。

晚上，在学校的操场放了一场记录片《马王堆出土文物》和《春苗》电影。临放映前，大喇叭里传出来：“通知 请下列同志看完电影后，到校革委会办公室来，有重要事情商量。高逢勇、耿超鑒、隋凤、于立……”电影放完后，于立来到了窦苹的办公室。窦苹和全谦正等在那里，其他几个也都到了。窦苹用香甜的茉莉花茶加白糖极其热情地接待了诸位学员，让他们几个人相互也都结识了。

窦苹说：“今天晚上请各位来，是因为事情紧急。开学已经比正常时间晚了半个多月，明天就举行开学典礼。工农兵学员进校后，工作必须跟上去。现在，本校的上两届学员都要于明年1月底毕业，学员三会急需充实和选举。经过我们的慎重考虑，把几位学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同志叫来，先把团委会、学生会架子搭好，工作开展了再说，今后再适时进行选举。现在，我来宣布各位分别所在的具体部门。高逢勇同志临时任上管改委员会主任，耿超鏊同志临时担任校团委副书记，于立和隋凤同志负责校学生会的工作……”，于立忙说：“我不适宜干这个工作，谢谢窦主任，请不要安排我了。”

窦苹笑道：“这可是经过校革委会讨论通过的哟！”于立说：“你们通过之前总要征求个人的意见嘛？我不担任了还有隋凤，少一个人也不要紧。”全谦说：“于立同志，我们考虑到你原来是市革委会的常委，是不是嫌这个学生会屈了你的才呀？”于立说：“那个常委我在五年前就辞掉了。我根本不是嫌啥，本人的文化水平太低，想好好上它三年学，恐怕没有多余的精力分出来。请其他同志担任吧。”耿超鏊说：“嘿！？你这人真是的，我这样小学没毕业的都不担心，你知青出身的，担哪份的熊心？一点也不抵俺们工人阶级爽利。叫你干你就把它胡鲁起来呗。只要坚持反潮流的原则，没有干不好的工作。”耿超鏊意气飞扬地说。

且道这耿超鏊为何能上了大学？因为他考场上当众抛弃试卷的举动，高逢义听到报告后，当即定性为蓄意的破坏活动，指示茅驰立刻内查外调了一个来月。正准备抓起他来审查呢，张铁生交白卷的英雄事迹公诸于天下，党的十大又公开号召反潮流，高逢义连忙叫茅驰暂停，将此事向高逢廉汇报了。高逢廉笑说：“哈！这可是个宝贝疙瘩，不但不能剋（抓）起他来，而且不能剋起他来！”两人又赶快上达了高逢礼，哥仨一致认为这是个反潮流的好典型，称得上是与张铁生南北遥相呼应的英雄人物！于是不仅将耿超鏊录取，而且请来杨达宪，写出了一篇“气壮山河”的报告文学《考场内外的较量》，连高逢勇在考场内发的牢骚，也作为反潮流人物的豪言而加以颂扬。

高逢礼先将此文让童国蕾看了，询问他的意见。童国蕾思考了一下，说：“就怕南书记不会同意。”高逢礼惊问：“为啥哩？”童国蕾冷然道：“高书记，你没注意到他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守拙吗？”“啥叫守拙？”童国蕾笑道：“就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一样，装憨充愣，不愿意显山露水，更不想在全国张扬抢先。”高逢礼觉得自己是紧跟中央和形势的，装憨充愣算什么？遂不听童国蕾的劝说，却折衷了一下，指示省委宣传部，叫他们出面去请示南丰校能允许该省报上发表，以壮省威。南丰校看了看稿子，总觉得不对滋味儿，叫来高逢礼，说：“小高啊，我看这一篇，还是先压一压吧。咱们别抢了人家辽宁毛远新和《人民日报》的镜头。耿超鏊、高逢勇两人可以在内部加强培养使用嘛。”要不然，耿超鏊和高逢勇亦会和张铁生一样，同样扬名于天下了！高逢礼不得不再次佩服童国蕾，还是他对南丰校研究的透彻！

此刻，于立依然坚持不愿干，隋凤笑说：“你要不干，我恐怕也不好干。本来是让我俩负责，还没上任呢你就走了，这恐怕不好吧？”全谦说：“小于，你就给窦主任一个面子嘛，你们原来就是一个...老朋友了嘛。”高逢勇笑道：“咱们前后大队的，连手共进，上了大学也要当好学校的主人。恁快别推磨啦。”于立见窦苹一直盯着自己不撒眼，只好说：“我和隋凤可以先负起责来，等正式选举的时候，请另外物色其他人吧。”窦苹只好施出缓兵之计，说：“那样也行，你先和隋凤把工作开展起来，到时候再说。”于立这才不再推辞。

谁知看了那场《女尸》的电影，却害得单风举做了一夜的恶梦，总感到有人把他和那女尸一样，推到了坑里，埋到了地下，见到了李西极和李焱，他们和他并排躺着，也没说话……

第二天上午，开学典礼在食堂兼礼堂举行。窦苹等十余个学校副主任森列台上，高逢勇、耿超鏊和隋凤也在座。于立找个肚子不适借口，没上台去。全谦宣布典礼开始，说：“同志们，本来市委书记高逢廉同志要来参加今天开学典礼，因为工作繁忙没到会。在这里，我要重点介绍几位台上就座的新入学工农兵学员：有从全省学大寨一面旗帜、高村大队上大学的高逢勇同志，入学前就是大队民兵营长；有从北县铁厂上大学耿超鏊同志，入学前是战斗在炼钢第一线炉前工；有市卫戍区某部的隋凤同志，入学前任某部通讯科副科长；还有北县大地公社孤山大队的下乡知青于立同志，入学前是大队的青年书记，曾经担任过市革委会的常委。今天因为身体的原因，他没有上台来。同志们，这几位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同志。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礼堂里掌声殷殷。

接着，窦苹如同朗诵一般、激情满怀地说：“……你们，新一届的工农兵学员，在党的十大召开的胜利战鼓声中，跨进了无产阶级的新型大学——江淮大学，开始了三年上管改的革命生活。你们都是从三大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你们肩负着党和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的淳淳嘱托，上新型大学，自己管理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我代表校党委和校革委会，提出如下希望：首先，要学好党的十大精神，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反潮流的革命大旗，远学张铁生，近学耿超鏊！校党委为什么要提出近学耿超鏊同志呢？耿超鏊同志虽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但是他有着十分扎实的实践经验和敏锐的政治头脑，具有大无畏的工人阶级革命到底的战斗精神。他和张铁生一样，都是十七年教育路线的背叛者，都是党的十大精神所肯定的反潮流式的英雄人物，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所以，我们请他担任学校团委的临时负责人。超鏊同志，你给大家说两句话吧？”

耿超鏊没想到还要自己即席当众讲话，见全谦将话筒递到嘴边，只好现编词儿：“这个这个这个，我说啥好呢？……我家三代是工人，没几个识大字的。

这次……这次我能坚定地反对旧的考试制度,是一时冲动的结果。不对,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台下有了点骚动的迹象了)。我的政治觉悟一向是比较高的(台下善意的笑声起来)……呃,要是这样一说,显得不忝谦虚了,哈?应该说,我的政治觉悟还要不断地提高。自己有决心在三年的学习中,搞好上管改,管理好大学,决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给自己的这个机会……”

宴苹看他说得磕磕巴巴,后悔招惹他发言,直担心他别说蒯了瓜,看着他好不容易说完,赶紧带头鼓掌:“同志们,工人阶级的语言就是这样质朴、简洁、明了,这正是他们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那么,我们怎样理解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精神实质呢?我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所谓上,这好理解,就是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在座的都属于这样的同志……所谓管,就是毛主席在五·七指示里指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学校的真正主人是工农兵学员,我们把过去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由工农兵学员来管理学校,试问:当今的哪个国家能有这样的事情?苏修有吗?美帝有吗?过去有吗?现在有吗?没有!统统没有!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国家的伟大文化大革命,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新生事物!同志们,了不起呀!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管理好江淮大学……”

“所谓改,那恐怕就更加复杂化了。有的人发下话来,说,就凭这些只有小学以上、高中以下文化的下九流学生,能改造好大学喽?学员的文化程度不一致,有66年的高中毕业生,有71年的初中毕业生,简直是大杂烩,是北京人说的席折罗!人家就是这样气势汹汹,有的纯粹是污蔑工农兵学员!我们不反击行吗?我可以告诉各位,说这话的就是某个大教授!而且还不止一个!你们别以为我们听不到,你们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解的清清楚楚!今天我先给他留点面子,不点他的名了,咱们让事实来说话……”

“同志们,我们必须在教育领域内进行反复辟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兵学员学好专业知识,表示了十二万分怀疑,到处散布工农兵学员如何如何素质低下,如何如何连ABC字母也认识不几个!同志们!也正是我们这些不懂ABC的工农兵,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叫这些人去说吧,叫他们去背地里诅咒吧,工农兵学员通过自己不屈不挠的努力,一定能够到达自己光辉的山顶!”

她极富煽情的语言,激起满堂掌声。申家虎给旁边同班的詹春耕一根香烟,边抽边说:“没想到我们大学宴主任,面孔老漂亮呦!别看年纪老了点,还真没有几个学员比得上她来。口才也好得勿得了!”詹春耕接过烟来,申家虎殷勤地用打火机给他点上。詹春耕宽容地笑了笑,四下看了看,小声小气地说:“你这话只能对我说,换了人,小心就给你汇报了上去了。”申家虎惊心地看着他,转而笑说:“我看你是个厚道人。”

坐在他旁边的黎军阳不满地瞪了申家虎一眼,想道,这个新学生咋这样说话呐?简直是小痞子的语言嘛!台上的那位,你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具体怎

么个改法？中文系从 bpmfdnl... 开始学，英语班从国际音标开始教，生物系从比例、反比例开始上……难道这就是改吗？听狄祖光说，有几个新生在招生表的成份一栏里，居然把贫农、贫民，填成了“贫农”、“贫民”！甚至其中还有中文系的学员。窦莘没点名的“大教授”，指的又是谁呢？

窦莘掏出手绢来，擦了擦嫩红脸庞上的汗水，继续说：“……在此，我要正告本校的所谓学术权威们，收起您那一套假仁假义的师道尊严吧！你们不要想看工农兵学员的笑话，你们自己有半斤还是有八两，你自己最清楚，我们更清楚。在无产阶级的校园里，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你们胆敢来试试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做出逆革命潮流而上的举动来，革命师生必将迎头予以痛击！……

“我们也希望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要向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同志学习，人家发表在8月7号《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那是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准的。建议你们都好好阅读，好好想想。同样是教授，人家为什么作出这样大成绩？你们该怎么认真改造自己世界观？

……

“关于学习张铁生、李庆霖同志的反潮流精神问题，毛主席最近指出，不要瞧不起‘儿童团’。这也是对那些看不起工农兵学员的人的一种变相警告！

……

“我们还要彻底批判十七年的教育路线，特别是苏修教育专家凯洛夫的《教育学》……当然，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还会时时刻刻侵蚀我们的同志。对付剥削阶级思想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生产劳动。所以，我们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安排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开门办学。学校和市农科所农场为协作联系单位。

“我们大胆设想，发扬南泥湾精神，通过我们学员、老师的辛勤劳作，不仅消除掉旧思想、旧习惯，同时，和抗日军政大学一样，还可以收获劳动果实，改善食堂的伙食，做到丰衣足食。我有这个信心。会后，各个系把你们的生产任务落实到位，先劳动一两个月再说其它的。翁贤泽同志，你们生物系担负着具体的技术指导任务，有没有信心哪？”台下的翁贤泽头也不抬，闷声闷气地回答：“有。”“大声点儿！”“有！”“好！今后食堂伙食能不能改变荤少菜次的局面，就看生物系的了。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掌声过后，全谦说：“窦莘主任的讲话，是校党委反复研究过的，希望在今后工作中，能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大会本来安排了新学员表态的，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不说了，会后各系自己安排。下面我再讲几件事情。第一件，关于校上管改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决定由高逢勇同志临时负责。关于校团委的工作问题，决定由……同时，由他们四人共同组成江淮大学工农兵学员临时上管改委员会，高逢勇同志负总责。”宣布完了，他又说：“下面有两件得罪人的事